

# 借鑑溫州模式探索新出路

錢志純

說來慚愧，前幾天我才發現梵蒂岡電臺所設的「聽者來函」！好奇地打開，看到「錢志純主教的回信」，於是接連二天，看看過去多篇的有關地下教會的通訊。我發覺這是一個非常卓越的「交談」園地，讓各種心靈的香花在此綻放，尤其是那些悶在地下的正義之聲，得以向愛好真理及和平的人表敘。謝謝梵蒂岡電臺的同仁，有如此好的構想。更恭喜您們的成就，處理問題很有條理而公允，所以有如此熱烈的聽者的回應，顯然天主降福了您們的工作及努力。

我於復活節前，給我中國地下教會主教寫了一封信。因為我又收到一位主教批評上次致忠貞主教們的信，及對「溫州模式」的批評。

有關「從官方教會的成立與活動認識自選自聖主教的無效性」問題，施森道蒙席最近給我回信，他的看法與張春申神父不謀而合。他說：「從官方教會的成立與活動認識自選自聖主教的無效性」大有問題！如果只從意向來斷定，實際上是無法證明的！非法「主教」，雖非法，一般都「有效」！無教宗授權的主教，一經祝聖，是「主教」，但不是

主教團(Collegio)的成員！所引各節理論上『對的』，事實上恐怕不對！』所以今後不要在這問題上，再去費功夫討論了。

我願藉此機會來談談「溫州模式」合一的原委。一九九九年韓德力神父寫了一篇論文「二零零零年教宗是中國的朋友」，文中透露教廷已準備和中共政府建交。當時愛國會眼見中梵建交就在目前，設法強逼地下教會參加公開教會或出來登記。溫州教區原先教區首長王益駿副主教（對這位溫州教區最有功的關鍵神長，我將另文報導）所領導的神父、教友，雖然是身在公開的教會中，可是始終忠心耿耿於教宗，勇敢公開擁護教宗，包括那幾位住在溫州市周宅祠巷主教座堂內的神父，而王益駿副主教則一直住在平陽龍港自己的本堂。就在那時，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要他們登記教產，參加愛國會。他們遂和政府談條件。一九八一年他們已成立了一「溫州天主教務委員會籌備小組」，堅持擁護教宗為教會元首，不准方志剛主教等愛國會成員

參加教務委員會，並不走北京天主教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的脫離教宗的路線，明顯地與愛國會對立，但利用愛國會的印章，把各地被佔的教堂，一座一座地收回來。這次他們重新提出他們的訴求，組織另一型的愛國會，其章程中明白說出教宗是教會的首領，地方教會隸屬於他，不然他們寧死也不出來登記。他們問我在這條件之下，可否參加這種愛國會。我想這沒有什麼不可。不過共產黨詭計多端且不守信用，請他們自己注意。原則上應是可以這樣做。我其時正在羅馬，遂向傳信部一位友好請教，他也認為可以，尤其是大家明瞭王益駿副主教的為人忠貞不二，始終如一，在他領導下，不會錯到那裡去。這是為什麼我對溫州教區的「愛國會」如此信任，認為他是另一類愛國會，是名正言順的「愛國愛教」的「愛教會」。所以去年聽說林主教亦明白了溫州教會的真相，接納王益駿副主教所領導的團體，與自己的團體共融，共同會合在溫州周宅祠巷主教座堂舉祭，使我欣喜萬分。可惜個別的神父

成見很深，不願明瞭公開教會神長的用心，不隨從林主教的領導，又謀想另選地下主教，製造分裂，深覺不幸與惋惜。但我還是勸溫州公開教會體諒這些神父，對他們尊敬，包容，愛護。我還說：地下教會的存在是需要的，使公開教會要注意愛國會的奸計，步步爲營，而對之有所警惕。並希望王忠法等地下神父，能明辨是非，虛心接受慈母教會的訓導，尊重她衡量環境，給予公開教會的自由。

今年三月份，北京方面有公開的天主教份子舉行了某次會議，代表的委員中當然亦有公開教會中與教宗共融的主教，會議中仍舊是通過「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愛國愛教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擁護民主辦教原則。」所以現在中國的宗教政策已經很清楚。

天主教會的立場也很明顯，愛國會已不可能會爲羅馬教會所接受。一九九五年北京愛國會派了一些神父參加馬尼刺的世界青年日，他們設法藉這批神父與教宗共祭，以證明教宗接納愛國教會。當

時傳信部長董高樞機，看到這詭計，公開聲明，愛國會神父不能參加共祭，除非事前拋棄愛國會，並在合法的主教面前，做冗長的晉鐸時的宣誓。教宗的宮廷長亦做了同樣的聲明，肯定董高樞機立場。現在已沒有人會想，用愛國會的神父與羅馬教會的主教或神父共祭，而使愛國會合法。反之，教廷明文禁止自己的神職去和與教宗沒有共融的神職共祭。（參見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的公佈）

說實在，教廷一開始對中國特別寬容，他和其他地方的主教神父不同。如他對瑞士的違命總主教予以絕罰，又如其他地方的神職與教宗沒有共融的神職共祭，犯保留的大罪，但爲中國神職則是犯不保留的大罪。在中國沒有宗教自由的狀況下，教會讓教友爲了自己的神益，到愛國會聖堂內領受聖事。

教廷對中共政府的苛求，一再讓步，但現在已到了最低線了，中共不能再要求什麼了。教廷對中國教友的要求也是最低的了，一些願意遵守范主

教《十三條》，或董高樞機最先所列的《八條》指引，照我個人的意見，並無不可，但不要批評或禁止目前教廷，爲了減低地上教會與愛國會有不必要的磨擦，同時亦顧到環境的改變，在不違背堅持其真理與信仰的條件下，所賜予的自由。猶如教宗在最近的《聖體通諭》中，放寬了天主教與東正教在聖事上共融的尺度，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

教廷的這番苦心措施，中共有另一種解讀。最近我看到湖北省一份在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八出版的內部刊物報道說：「在抵禦滲透工作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情況更爲複雜，任務更加艱鉅。梵諦岡與我爭奪中國天主教領導權的鬥爭日趨激烈，最近又調整與我鬥爭策略，企圖公開收編我天主教愛國力量。地下勢力在梵諦岡授意下改變策略，企圖取得合法地位，與愛國會組織爭奪實際領導權。我國一些神職人員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產生思想波動，愛國組織建設基礎薄弱狀況未得到根本改觀，建立自主辦教機制遇到不少阻力。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

以反滲透、反顛覆，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高度，進一步加強對天主教工作的領導，按照中央要求，認真抓好工作落點。」

最近我和多人交換意見，大家均同意橋樑教會應有一致的做法，我們要給中共看出我們教會的低線，列出幾點共同的守則，都是目前橋樑教會所做，亦爲教廷所認可的做法，利用中共的「民主辦教」原則，地上地下教會都一致認同教宗爲教會的首領，強調並鼓勵公開教會的主教，信守承諾，公開地表明自己與教宗的共融。溫州周宅祠巷主教座堂的神父，一開始就表明他們的立場，他們不是屬於愛國會。王益駿副主教自獄中回到教區後，接納他們的做法是合法的，而且是理所當然的。我從各方面所得的報導，沒有人不稱讚王教長勇於負責的精神及領導教衆的能力，他的聖德足爲神職弟兄的楷模，今年是他晉鐸六十週年，上海范主教譽他爲「溫州使徒」，范主教是地下教會主教團的團長，對浙江的教會認識很深。基隆的姚宗鑑蒙席是王益

駿副主教的同學，在此六十週年誌慶曰：

廿六年縲絏歲月意未綏志彌堅殉道烈士苦修賢哲  
六十載司鐸光陰建堂殿傳福音榮歸基督善牧精神

王益駿副主教不會一時參加過愛國會，怎麼說他是愛國會的人呢？他最後這段時期，生活在公開教會中，並沒有地下教會的自由，但不妨礙他公開地實踐忠於天主教神長的職守。

林主教最近一年多來，生活在溫州周宅祠巷主教座堂內，與公開教會的神父住在一起，經過這段時期的共同生活，已明瞭他們都是教會的忠貞成員。林主教的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這並不妨礙他是百分之百的溫州正權主教，受到地上公開教會，及地下隱密教會的尊敬與服從，其他不願公開的神父，沒有理由不服從林主教，更不可作非非之想，另選主教！溫州教區全體神父、教友一致在林主教領導下合而為一，雖然有公開的及地下的神父

之分，但大家與教宗及普世教會是共融和一致的。即使有一些地上神父，出席了像今年三月間在北京舉行有愛國會成員參與的會議，不能就此說他們否認自己的信仰。不是羅馬教會的成員。請記住教宗的話：

你們的當今使命，特別是在表現並推進所有信友們的完滿修和。你們要做共融的人：：：不管他們由於重大而持久的難處，在某些方面、與天主教會的全部真理有了多少距離，這樣的修和是做得到的。你們要把耶穌的祈禱，認作你們的祈禱：「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為叫世界相信是祢派遣了我。」（若十七·21）

我因此肯定「溫州模式」的合一。願天主教降福林主教及溫州全體的天主子民！我自去年退休後，每天奉獻彌撒時，將您們的苦難，忠貞，藉聖母無玷聖心，同耶穌基督的苦難聖死，獻給聖父。求祂賜給我們和平！團結！

□